

往事如昨

俺也曾是“江德华”

文图/马素平



电视剧《父母爱情》剧照，怀抱孩子的江德华和哥哥嫂子在院子里



作者(上一)和两个姐姐在大钦岛西山十五户老房子处合影

时光如流，一转眼电视剧《父母爱情》已经开播十一年了。从2014年大年初四在央视首播，到后来各大电视台轮番播放，电视剧里的人物都走进了人们的心里。尤其是江德福司令员一家人，个个性格特点鲜明，成了茶余饭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记得那个江德华吗？江德福司令员的亲妹妹，一个从沂蒙山老区来到海岛部队，文化不高或是说没有文化的、新婚一个月就不知丈夫生死状况的农村妇女，在哥哥家住了二十多年，帮忙带大5个孩子的“中国好姑姑”；后来嫁给丁参谋长，生养了他们自己女儿的一个随军家属。

作者刘静笔下的江德华心直口快，憨憨傻傻的模样，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。这个人物的塑造可不是作者杜撰和想象出来的，都是有原型的，只不过是众多的原型，凝结到江德华这个重点人物的身上罢了。

我小时候跟父母就生活在《父母爱情》故事中的那个海岛，目睹了很多个如江德华一样的“小姑子”或“妹妹”，在绿色军营里给哥哥、嫂子或姐姐、姐夫带孩子的。

比如说大钦守备区的孙长兴叔叔和袁桂荣老师的两个女儿，就是孙叔叔的妹妹孙秀芳从老家大黑山岛过来给照顾的。那时我们两家都住在西山十五户那里，孙叔叔家在中间那排房子，我家在后面那排房子。我哥哥刚好读高中，放学回来后，课本会经常被孙秀芳姐姐借去看，她初中毕业就进岛给哥哥看孩子，但始终不忘学习。我可喜欢这个姐姐了，长得浓眉大眼的，大辫子到腰际，不笑不说话。后来回到老家大黑山公社工作，找的爱人是边防派出所的。前几年我在孙叔叔家见到她和她爱人，他们现在定居在烟台，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儿。

还有我银行的同事王蓬娟，她父亲当年是大钦守备区的炮营政委，她四姨从蓬莱进岛在她家帮忙看大了他们兄弟姐妹好几个孩子。后来四姨宋明英就嫁给了保卫科彭禄宝叔叔。彭叔叔和宋阿姨在长岛时，过年过节都来我父母家探望，我父亲当时是保卫科科长，彭叔叔是干事，他们关系亲如兄弟。

还有在我们西山居住的丁阿姨一家，丁阿姨在部队医院当护士，来她家照顾孩子的是砣矶岛井口村朱桂芝姐妹三人。姐妹三人相互替换，谁有时间谁坐船过来照顾孩子，这是深深的军民鱼水情使然。朱桂芝后来回村任妇女主任，

带领本村妇女拥军爱兵，多次受到公社和县里表彰奖励。

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，有趣的是——俺曾经也是江德华呢。

那是1979年5月劳动节刚过，学校提前三个月给我们这届学生发了高中毕业证。我还未满16周岁，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茫然，当同学们都离开了学校，团里部队家属的孩子只有我和小伙伴于梅被老师留在了学校，加入了一个高考复习班。

此时恰逢在要塞部队机关工作的二姐在家休产假，妈妈因在家属学校上班还要照顾父亲，她就动员我随二姐回县城，帮她看孩子。带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，我不听老师的劝说，没等高考，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复习班。

我懵懵懂懂地来到了二姐的居住地——位于长岛县城的内长山要塞区机关大院。

小外甥女名叫静静，人如其名，每天二姐会按时回来给孩子喂奶，她不饿时就安安静静，不哭不闹，乖巧好看。她睡觉时我就负责看着她别掉到地上就行了。姐姐家里书报、杂志多，空闲时我就看书读报。二姐夫看我爱读书，还到机关图书馆借来小说给我看，我这才知道世上还有不花钱就能看到小说的图书馆，充分享受着这个便利条件，如饥似渴地阅读。

二姐家的房前有一块空地，姐夫开辟了一块小菜地，种了些应季蔬菜，闲暇时间我可以到小菜地里摘西红柿和黄瓜吃。每每这个时候会想起爸妈种的小菜地，那时物资匮乏，驻岛部队家属院里几乎家家开荒种蔬菜。

海岛七月的暑天开始热了，小外甥女也三个多月了，她会转动眼睛看东西，在家不愿躺着。家里待不住了，她的小脖颈还是太软，不能竖起来抱，我就用两臂端着，小心翼翼地地带她去小菜地南侧的家属房转转，用妈妈的东北话说这叫去串门。这排房子里住的都是军工企业（印刷厂、化工厂等）的师傅和家属，里面还有两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，记得有个叫爱华的，爸爸妈妈是东县人（现在的威海市区），她是高中毕业后到父亲所在的军工企业实习，闲暇时间就和我玩。外甥女静静自从跟我到了大自然中，长得更快了，几乎一天一个样，会翻身了，会配合大人的逗逗“呵呵”笑了……

熟悉了周围的人和环境后，我又把带静静玩耍的场地扩大到房子的东侧。

那里有一排大树，浓密的树叶儿遮蔽着烈日，是人们闲聊聊天的好去处。在这玩耍最大的好处是，能提前看见二姐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给静静喂奶的身影。记得有一天，静静没有等到妈妈回来喂奶，就饿得大声哭叫，怎么也哄不好。我情急之下，抱着静静，直奔机要处去找二姐。二姐单位的同事都很好，对我这个“江德华”很关心，直夸我能帮二姐带孩子了，真能干。的确，二姐自从有了我这个小妹妹帮衬，轻松悠闲了许多，自家小妹有血缘亲情，不用像电视剧《父母爱情》里的安杰和小姑子江德华那样，要时刻提防着对方。二姐心情好，吃得好，奶水也足，我那小外甥女又遗传了二姐和姐夫的高个子基因，“嗖嗖”个子长得很快，六个月大时，我竖着抱着她，像抱着两岁的孩子一样。

那时16岁花季的我开始长大了，闲暇时间，我会拉开二姐的衣橱、抽屉，翻找她暂时用不上的小内衣，偷偷试穿。不合适的部位，会找来针线缝补几针，妈妈是做衣服的高手，我耳濡目染做些小针线活不在话下。

有一次，二姐早上准备好小菜园收获的韭菜，想中午回来烙韭菜盒吃。我看静静睡觉了，闲得没事干，就动手提前准备午饭。二姐中间回来给静静送奶时，看见我无师自通，已和好了面，切好了馅，直夸我能干、会干。我也洋洋得意起来，准备中午上灶烙饼。后来还是二姐嫌我小，怕我被煤火等伤着，让我好好看孩子就行。在她的千叮咛万嘱咐下，我学做饭的热情一下子被浇灭，从此，又过上了饭来张口的“小资产阶级”生活。

悠闲的日子过了没多久，有一天晚饭后我随邻居家的小伙伴到要塞大礼堂去看电影，在门口等候入场期间，看到了父亲原来单位的一个干事梁叔叔，他现在调到县城的第一医院了。他乐呵呵地喊着我的小名跟我说话：“听说你在你二姐家当保姆……”梁叔叔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我就被“保姆”这个词给击蒙了。那时候，只有从小说、电影里才能看到或听说“保姆”这个词，我脑海里的保姆都是给地主老财和资本家当佣人的“老妈子”。现在这个叔叔说我是二姐家的“保姆”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，我一晚上也没静下心来看电影。电影散场回家后，我对二姐说：“我想回家了，我不想在你家里看孩子了，我明天就要走。”二姐对我的突然撤离行为不明就里，也问不出原因，次日就给父母打电话，父母也是惯着我，说：“她不想在那儿，那就回来吧。”

忘了二姐是什么神态把我送到了码头，现在感觉应该是怜爱加无可奈何吧。我低着头悄悄登上了回岛的客船，感觉当了“逃兵”，对不起二姐。

回到了父母身边，我整日也无所事事。在等待就业分配的日子里，也会时常想起外甥女静静，那白白嫩嫩的小模样，着实让人想念，毕竟朝夕相处了三个多月，有感情了。听父母念叨过，自我走后，二姐每天把孩子往大姐家送，那时大姐家的两个女儿都上小学了，家里的保姆朱大娘能帮二姐白天照看孩子。有长者照顾孩子，父母也都放心了，也就不再打我的主意了。

深秋，在部队第三批大裁军的浪潮中，本不该转业父亲却提交了转业申请，并如愿以偿地转业留在了长岛县城。于是妈妈从朱大娘手中接过了照看外孙女静静的担子，自此，二姐和姐夫才有了更多精力忙于事业。

年底我考入银行工作后，分配到了大黑山营业所，又离开了父母，到小岛工作了三年半。有时我过年休假回家，而静静也跟着她父母去了威海的爷爷奶奶家。偶尔我回县城开会或参加业务技术比赛时，也能见到静静，我还是很亲她，会抱着她疯一会儿、出去溜达一会儿。二姐也时常提醒静静：“你小姨为了看护你，都没去考大学。”后来我调回了县农行，而静静又跟二姐和二姐夫从要塞机关调到了砣矶某团——我和父母待过的海岛那个部队大院。

时间久了，我在二姐家当“逃兵”的事情，家人们可能都忘记了，他们只记得我在二姐最困难的时候，去帮她看过孩子，是个“有功之臣”。这段经历足以让我在外甥女静静面前“展扬”半辈子。

如今，比我小16岁的外甥女静静，也人过中年了，她一家人和二姐二姐夫都在爷爷奶奶的故乡威海定居。我有时去看望他们，他们都很热情，静静提前订好高档饭店，领我游景点、逛商场，为我这个小姨花钱大手大脚，着实让俺不好意思。

现在想想，倘若我是个普通的农村女孩，有这么个机会到部队大院当“保姆”，定能塌下心来在姐姐身边帮忙多看孩子几年。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，像家属院里众多的“江德华”那样，留下来，女大当嫁时，找个军人为夫，最终成为部队随军家属中的一员。也许，这是那个年代农村青年妇女最好的人生结局。